

似水流年

走近盐的体态

从岱山中国盐业博物馆采风回来已经好几天了，博物馆前的柳永塑像以及他的《煮海歌》里描述到的“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盐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在盐业博物馆里，我深度地接触了海水与食盐的转换过程，一直被这里的道道艰辛而繁重的工序感动着。海水被太阳火辣辣地暴晒出了结晶，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岱山人淳朴勤劳的性格，收获着大海的馈赠，一丝一缕，一斤一两，均有盐民的艰辛，也有造化的神奇。

向海而生，靠海吃海，在人类的饮食文化里，一日三餐，酸甜苦辣固然都很重要，而且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就其中的一项佐味而言，酸，一日不吃，可以；甜，一周不吃，也没关系；辣，一月不吃，似乎也并无大碍。然而，这咸——盐，似乎不可一日不吃，甚至不可一餐不吃。千年之前，先人们就把盐称为“百味之祖”、“百味之首”。在日常的饮食菜肴中，如蟹酱、蟹股、蟹糊、虾酱、泥螺、糟鱼、海蜇、咸菜、腌冬瓜、腌萝卜等都需要盐。而它，却依着独特的风味和浓浓的乡情，一直被人们所热爱，也成了乡愁的一部分。记得小时候祖母常说：家里没油可以清水煮菜吃，没放盐的菜也不能吃，不吃盐没力气干活，干不了活就得饿肚皮。这就是她老人家坚信的以盐为中心的生存法则。

那时，家里有个裂纹的小缸，因为不能盛水了，只能在它口子处用铁丝缠绕两圈，祖母又把它派上了新用途——装盐，装满盐后放入小柴房里备着。时间久了，坛子里的盐就会结块了，记得有一次，祖母让我去坛里拿盐时，不小心还弄断了一把调羹，从此那个没见过底的盐坛子里，一直多了半个专属的调羹头用于取盐了。

记得那年在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日子里，阿拉村生产队里的年轻人，会偶尔相约，“今晚到盐场驮盐去不去？”“去！”所谓盐场，那时就是一块块一眼望不到边的岱西盐场、双峰盐场。吃罢夜饭，骑上借来的自行车动身，上半夜风尘而归，车架上就多了两半麻袋的大粒粗盐，足够一家人吃上好几年了。有经验的盐民会告诫说，晚上盐场有路灯，因为没人值守，只管装，但只能

装那些散堆的，小山一样堆着的盐别去扒。当时，半公斤大粒盐售价不过几分钱，一夜狂奔，驮四十来公斤粗盐回来，也不过几块钞票。可在那年头，多这几块钱，少这几块钱，生活就大不一样。所谓的驮，其实是偷。可那时，在农村里几乎家家如此，被偷者不以为然，有一说，海盐这种东西就是海水潮来的，见者有份；偷者也不以为耻。

思绪回到现在，在岱西古法制盐区，我穿上雨靴，带上相关器具耙盐，体验了一回这世间最劳累的制盐活计。先要学着蓄海水（纳潮），也就是在蓄水池里留下足够的海水，再晒收盐泥，用竹竿牵动，来来回回耙地，使盐泥松软，再放入盐池过滤，制成盐卤水。最后引入盐滩暴晒，加速卤水蒸发，提高卤水浓度，盐晶在阳光下发着闪闪的银光。这些古老的晒盐技艺，无不显示出岱山盐民的聪明智慧。

据史料载，盐，并非一开始就进入人类的生活，人们将自然生成的盐颗粒添加到食物中去，才发现有些食物加咸味比本味要更鲜美。小小的盐粒紧系着人类的欢乐与悲哀，承载着多少无限的想象，也有着“盐宗”“盐神”的神话传说。中国的海盐生产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炎帝时期就有过“夙海沙为盐”的记载。以海水直接煎熬，早在西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及《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就有煮海水为盐的记载，也有张羽煮海之说，故制盐古代称熬波，又称煮海。唐宋时改刮泥淋卤制卤后，采用铁盘煎熬制盐。元代改用篾盘煎煮，篾盘用竹编成。清代中叶，多为铁锅制盐，铁锅一种为平底，称煎锅，另一种为普通饭锅，煮法与铁盘篾盘略同。岱山海盐制作工艺历史悠久，从早期的煎煮、板晒，发展到如今滩晒，历经千年。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今，生产方法是把海水引入盐滩，直至蒸发成卤制盐而成，成为浙江省最大的产盐区。

我用三个时辰，走过了泱泱千年的岱山久远而丰盈的盐业史，走过了岱山盐业发展的起伏，走过了岱山盐文化的兴衰。盐，小小的颗粒，竟有这么大的魅力，推动着历史的进步，推动着人类的发展，推动着海洋文化的繁荣。

谷均

生活滋味

飞机延误的时候

米菲



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延误两小时，而我则提前两小时抵达机场。所以如何打发这四个小时，成了一个问题。

首先必须要找个合适的座位安顿自己，这个座位要柔软舒适，要远离喧嚣，要宁静惬意。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一开始找的这个“风水宝地”，会随着时间慢慢涌入各色各样的人。比如一群本地大妈，她们要在明天一早去北京看升旗仪式。

从她们的交流中，能感受到她们是一群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言谈举止饱含着友善的嫌弃和亲昵的调侃。其中一个大妈正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自己二十年前第一次坐飞机的场景，另一个却在旁边拆她的台，周围其他人发出哄堂大笑。我在这样热闹的气氛中，选择离开，决定去餐厅填饱我空空如也的胃。

机场餐厅里套餐的价格让我明白了努力工作的意义，财富是多么可爱，它能让我们有能力在一定范围内满足自己或家人一些少之又少的欲望，避免窘迫，获得便利与轻松。

吃完饭，回到座位上，欢声笑语还在继续。我重新找了个附近的登机口，放下背包，拿出洗漱用品，进了卫生间，进行卸妆、洁面等一系列流程，为的是能一上飞机就小睡片刻。神清气爽回到座位上，拿起随身携带的《山月记》读了起来。这是一本我读到一半烂尾的书，我常常这样，阅读总是半途而废。所幸今天有这个时间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这是日本作家中岛敦的作品，是从中国古典故事中取材而成，探究人性的幽暗与自我的存在，只是文字略微晦涩难懂。还没看完《弟子》这篇，我就有些坐不住了，任务挑战失败。

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在候机室里随意走动，发现身旁竟有人在跑步，一身健身服，好像有备而来。也是，毕竟我只是偶尔坐飞机的旅客，而其他人，则有可能早已习惯了飞机晚点这种事情。

身旁的盆景绿得发蓝，真假难辨，从色泽上来看好像不太真实，从手感上来说倒有七八分真，摸来摸去，才发现这些叶子一尘不染，试了好几遍，亦是如此，想来这里的保洁阿姨工作量也不小。于是乎，我像个领导下派的卫生组组长，摸完一盆又一盆，一株又一株，终于在心底为保洁阿姨们打上90分。

此时已是晚上9点40分，航班延误1小时40分，周围的人群有些坐立难安。一位大爷烟瘾犯了，坐在一旁与家人视频通话，抱怨连天，抓耳挠腮；性格豪爽的东北姑娘直接问地勤人员，今晚飞机到底能不能起飞，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回到座位上，百无聊赖地将她瀑布般的长发编成了两股麻花辫；一个小男孩抵不住困意，蜷在年轻妈妈的怀里安然入眠，年轻妈妈似乎比我小上几岁，却隐隐散发着母性的光辉；那群嘻嘻哈哈的本地大妈们，则没了刚才的喜庆，似乎也被飞机延误这个意外打了个措手不及；反倒是那些低头族们，悠悠哉哉，看不出一点困扰。

当广播里的登机信息响起，已接近晚上10点，大家一脸倦意，带上行李开始登机，队伍变得很长很长。登机桥那头的机舱，好像一个尽头，又好像是一个开始。

心灵隽语

一次中奖

任佩飞

周末，天气晴好，带女儿外出逛逛走走。到一个商场，看到买100多元可以抽一次奖，刚好给女儿买了双靴子，达到抽奖标准了。

女儿很开心，在那嘀嘀咕咕地不知道说些啥，服务台登记好就忙不迭地抽奖去了。随着一个蓝色的圆球滚下来，女儿兴奋地打开，里面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电饭锅。抽奖的工作人员两眼一亮，有些许惊讶和激动，对着手机跟同事发语音，说我们刚刚抽到一个电饭锅了。并且告诉我们，这是大奖了，这两天抽奖抽到的最好的奖品。没想到女儿一脸不开心，闷闷不乐地说，我不想要电饭锅，我想要那个漂亮的小水杯。工作人员乐呵呵地对女儿说，小宝贝，你手气可是真好呀，抽中了大奖呢，很棒的。

女儿看着小水杯的奖品，倔强地说，我不要那个，我就要水杯。工作人员和气地说，哎呀，电饭锅可是大奖品呀，这可好了。女儿有点泪花了，带着哭腔地说，可是我不

喜欢呀，不是我喜欢的东西呀。

我听了，连忙安慰女儿，妈妈把水杯照片拍下来，给你网上淘一下呗。女儿乖乖地点点头答应了。

工作人员拍了张我们母女俩和奖品电饭锅的合影，还是非常替我们高兴，女儿则因为我答应她买小水杯，也终于露出了笑容。女儿说，一定是老天爷把我许的愿望搞错了，我想喝水，它给整吃饭了，原来抽奖前的小嘀咕是女儿在许愿。我摸摸女儿的头说，小水杯也会有的。

这次小小的中奖事件，让我感慨万分：多少人以为的好在孩子眼里并不是最好的，他们喜欢的东西，可能是我们并不在意的。

孩子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爸妈，成长路上的很多事情大多是爸妈在做主意，觉得是为他们好，却忽略了孩子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他们真正喜欢的东西，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珍贵，愿我们多静下心来，多聆听孩子们内心的声音。